

蘇俄視察記

中華民國廿年九月一日出版

蘇俄視察記全一冊

定價大洋一元

外埠掛號郵費一角

著者

曹谷冰

印刷者

旭街四面鐘對過
天津大公報館承印部

發行者

旭街四面鐘對過
天津大公報館出版部

分售處

各地大公報分館分
銷處國聞週報分發
行所及各大書局



版權所有
不許翻印

序一

不知敵情，而妄與之角逐於沙場者，謂之整隊伏誅。不知敵情，而妄與之折衝於壇坫者，謂之遣使受辱。不知敵情，而漫然搖筆伸紙，弄墨舞文，以議論敵之真僞是非者，謂之盲人說日。中國人之於蘇聯，何不幸而然也。軍事外交，姑置弗論，僅言輿論。夫中國輿論關於蘇聯之事，記載者無慮數百家，論列者無慮數千萬言，彼自以爲能知蘇聯之內容，而可以究其利弊矣；然夷考其實，皆帝國主義者之消息，而非中國人直接之消息也，皆帝國主義者之批評，而非中國人自出之批評也。彼帝國主義者曰，蘇聯五年計畫，烏託邦之計畫也，吾亦曰，然。問之，五年計畫如何？能成功否？成則蘇聯將若何？否則蘇聯將若何？知之者

寥寥，曰外人之言如是也。彼帝國主義者曰，蘇聯傾銷貨品，將以攪亂世界市場也，吾亦曰，然。問之，蘇聯傾銷貨品攪亂市場，與世界利害何若？與中國利害何若？中國之於蘇聯，與列強帝國主義者之於蘇聯，果同其利害乎？知之者寥寥，曰外人之言如是也。彼帝國主義者曰，蘇聯之農工勞動者，無衣無食，啼飢號寒，若是其苦痛也，吾亦曰，然。問之，蘇聯勞動者如何生息於社會主義之下？其生產是否向上？其文化教育是否提高？其生產力是否增加？其享受是否擴大？知之者寥寥，曰外人之言如是也。其他國防，交通，宗教，風俗，衛生，教育，文化，凡百事業，莫不皆然。凡吾人之所云者，大抵皆帝國主義者之所已云或所欲云者；是直帝國主義者之播電機也，應聲蟲也，是非中國之輿論，直帝國主義者之輿論也。甚矣帝國主義者之侵略，且及於中國人之腦神

經也。夫蘇聯與中國皆標榜打倒帝國主義，而皆爲帝國主義者所不喜。帝國主義者固不欲中國人習知世界之事，尤不欲中國人習知蘇聯之事。譬猶舊式家庭，對於婦人女子，固不欲其習知外事，尤不欲其與新式之婦人女子相往來也。今欲以帝國主義者之播電機的，應聲蟲的輿論，假帝國主義者之消息，抄帝國主義者之批評，察知蘇聯之真僞是非，是直戴五色之眼鏡，而欲辨別物之赤白也，惡可得哉。不知蘇聯之真象，而欲妄論其是非真僞，以指導國人，是不但類於盲人之說日，又有類於盲人之指路；哀矣哉中國指導者之輿論也，冤矣哉被指導者之國民也。大公報同人恥之，特舉曹谷氷先生風雪萬里，深入蘇聯，東經西比利亞，萬里松柏，蒼翠今古，攬林木之茂美，緬漢元之遺規。南走高加索，放乎裏海黑海，以知其物產之富。西入列寧格拉德，觀於波羅的海，慨然

弔大彼得之偉略。中游莫斯科烏克蘭因工農發皇之地，又與其政治家，經濟家，各科學家，抵掌對談，聽其議論，觀其行事，察其精神，考其志氣。行程者四五萬里，費時者三四閱月，筆之於書者，十數萬言。雖圖大族繁，未窺全豹，而東鱗西爪，已見一斑。其所記載，要皆中國人之蘇聯觀，而非帝國主義者之蘇聯觀也；其所批評，要皆中國人之蘇聯論，而非帝國主義者之蘇聯論也。國之人欲識蘇聯真面目者，雖不必盡由谷水先生之書，要必遵谷水先生之道，實地考察，平心立論，以中國人之眼，觀蘇聯之事，以中國人之立場，論蘇聯之利害，孰得孰失，何去何從，必能脫帝國主義者之羈絆，以成中國獨立自由之輿論，其庶乎可與蘇聯及帝國主義者周旋矣。然則谷水先生之書，與大公報同人之舉，不獨可視為中國輿論自覺之見端，而亦中國輿論界打倒帝國主義者之

原
书
缺
页

序二

現在世界人士，鮮有不以全副精神，注意俄事者。蓋因其政治經濟之特殊，倘若成功，世界各國現行之政治經濟組織，或將引起無數非常之變革。甚或與世界上絕對不能並立之國家，將發生一度非常之戰爭。蘇維埃制度試驗進行中，時時刻刻，與世界上國家之國內變革，國際戰爭，儼若有何種神秘的關係，已深印世人腦中。故近年來，各國前往蘇俄考察人士，絡繹於途。然其中不少預挾贊否成見而往者，各持其說，頗多所偏，有認為絕對不能成功，人民困苦狀況，已朝不保夕者。有認為絕對可以成功，且五年建設計劃完成，其軍威足以懾伏若干國家者。前說最早已盛傳世間，後說最近又紛騰衆口。致吾人每讀外人記載，輒覺正

反相乘，莫名其妙。加以中國人赴蘇俄考察者本少，能不持成見往者尤少。故居於鄰國地位之中國人，對於俄事之隔閡，尤遠在歐美之上，民國十八年之不幸事件，即由此而起，可爲明證。今本社特派員曹谷永君獨能具新聞記者「一張白紙」態度，以明快暢達之筆，在遊俄極短時期中，坦率的記載所聞所見，以供國人參考，其所裨益，自非淺鮮。甚盼繼曹君而往者日多，繼曹君視察記之著而發表文字者亦日多。蓋中俄利害關係，向來密切，今日更甚。全世界人士，凡注意蘇俄者，無不同時注意中國。良以今日世界各國對於蘇俄之關係，繫於中國之變化而爲轉移者甚大，中國自身更不可不隨時明瞭蘇俄情形，自不待論矣。

世人讀曹君視察記，將作何反感？至少或將同一覺察中國地位之困難與危險？鄙人所感，雖或與世人相同，然不一定重在蘇維埃式政治經濟，

是否成功？蘇維埃之政治經濟，與其他國家政治經濟之衝突，是否可以引起國際戰爭？乃重在蘇俄之如何訓政。自蘇維埃一黨專政以來，人民自由，一概剝奪，鞭策驅使，爲所欲爲。其嚴厲冷酷，有絕對非他國人民所能忍受須臾者。蘇俄人民程度雖低，然不能謂爲較世界任何國家人民爲不如，何以獨能馴服十餘年之久，而一聽其所爲？吾人讀視察記中，頗處處感覺蘇俄執政者有一種特殊之精神。自創建新國以來，雖其組織及政策，與世界各國絕對不同，而竟能依據其所標榜者，爲各種有條理有統系之計劃，不惜爲國內任何之犧牲，以一致對外。且經十餘年之久，能一線貫徹而不變不懈。其政治家特殊之智識能力，頗足予世界各國以事實上之證明，令其驚訝震駭之不已。至於政治家個人克己方面，亦迥異尋常。最高級官吏，薪水等於普通技師，或不及之，凡衣食住行

之享受，一切無異於平民，而工作時間，勞苦程度，則有過之無不及。足以使一般人民，對於嚴酷法令，縱感痛苦，而不能即謂訓政之官吏，獨享安樂。凡此種種，似有以懾伏人民之心而箝制其口者，此所以十餘年來，人民對於蘇維埃之執政，勉可怨而不怒，奉命惟謹乎？此種執政精神，當爲憲政國家所不可得而見。故鄙人頗感覺憲政時代之官吏易爲，而人民不易爲，因其責任，重在人民。訓政時代之人民易爲，而官吏不易爲，因其責任，重在官吏。此所以人民程度較低者，不易行憲政，而官吏程度不能獨高者，又不易行訓政乎！前溪吳鼎昌序

序三

中國介在日俄之間，壤土相接，歷史悠久，對俄關係，尤重於對日，蓋吉林黑龍江蒙古新疆諸地，與俄境海陸銜接，不下三萬餘里，吾人試由中東路，出綏芬河，經五站，以達海參崴。沿途所見，中俄雜居，直不辨是華是俄。其在新疆伊犁；卡倫所界，轉步便是國境，領域之密接，尤甚於東北焉。然而；中國地理上與俄最近，精神上則於俄最遠，情勢隔閡，並兩國疆界，猶且漠然。前清畫界數次，動輒失地千里，如俄國在遠東唯一海港之海參崴，先固中國所有；前清咸豐八年中俄締結璦琿條約，崑山許以烏蘇里江迤東沿海地爲共管，彼乃派隊探險，發見是港，經營駐艦，儼然占有。十年，藉調停中英中法交涉功，要求成立

北京條約，卒請正式割讓，天然之海港，唾手得之，由今追念，猶爲悲憤。俄在遠東，既得海軍根據地，乃進而謀築西比利亞鐵路，以聯絡本部陸軍，爲海陸大舉東進之準備。於西北屢屢利用中國甘新回亂，包庇奸民，恣意擾亂。其在東北；更操縱外交，於日於韓左提右挈言甘計毒，日肆其封豕長蛇之巧技，要以取得東三省特殊權利地位爲鵠。其時清庭瞶瞶，不習俄情，當國諸臣，既坐受俄人之玩弄，社會一般思想，亦僉以日本爲可懼，而於俄國之侵略，淡漠視之。以李鴻章之霸氣縱橫，尙且在俄人策略籠罩之下，左宗棠西征之役，高掌遠矚，李與人書，動多譏刺，一若嫌其好大喜功，鋪張多事者，意謂東北之禍，急於西北，引俄拒日，自詡得計，而不知正墮俄人術中也！中日戰後，俄人既以三國干涉，索還遼東，自謂有德於我，迭迭求報；於是中東鐵路之建築，

旅順大連之租借，吉長鐵路之承造，得寸進尺，咄咄逼人，終致演成日俄大戰，使中國國防破壞，俄國實尸其咎，所以然者，國人不明俄情，拙於肆應故也。歐戰方酣，俄忽鼎革，共產運動成功，經濟改造，世界變色。當其初起，國際孤立，岌岌可危，嚶鳴求友，目存中國，首爲放棄特權之宣言，申以交還東路之聲明，乃我方形同聾瞶，漫不置意。直至霍爾瓦特據中東路組織反動，新黨留金，勢將擾亂，始以國際之聳聽，實行東路之收回。然太阿倒持，依舊放任，除索要專車，填發免票之外，未聞有所興革。及至彼邦政局大定，連締中俄奉俄兩約，舉路權仍復還之俄國，得而復失，益堪浩嘆。去歲中俄衝突以後，更將民七以來零星收回之權利，逐漸樹立之威信，退讓放棄，將成徒勞，所以然者，國人未嘗精究俄情，或昧因利乘便之機，或乏知彼知己之能故也。不佞

於東北問題。夙嘗注意。民七東路收回之時。曾游海參崴。考察各國出兵西比利亞之情況，益知中俄關係之密切，對俄研究之必要。嗣游歐洲，旅行各處，間遇俄人，或由俄歸來之英法人士，輒致恨於華人之助俄革命，虐殺帝俄臣民。謂：共產黨之傾覆帝俄，實得力於國際軍，而華人乃其中堅。民九，遇若干華工於英倫，據稱曾參加俄國革命，且爲道華僑軍隊作戰之勇敢。詎意革命成功，國際軍即遭遣散，手造赤俄之華人，且不免放逐流離，而外蒙變色，內蒙且時告危急焉。以是益覺中俄相互間政治關係之密接深刻。方吾在歐，英法日諸國先後助德尼金，蘭格爾，柯爾卡克，謝米諾夫輩，與赤俄抗，卒皆失敗。時國人對於共產學說則認爲無推行中國之餘地，鮮有措意及之者。吾於民十返國，俄國共產宣傳，已在著手，社會主義青年團，初發起於天津青年學生界，其

後漸至變爲共產主義青年團，更進而變爲共產黨之組織，以至今日，虛聲震動全國，許多罪惡，皆用其名以行，實則共產主義之所以爲共產主義，蘇聯之所以爲蘇聯，國人知之者能有幾人？曩之冷視。固乏眞知。今之膜拜與仇視，亦豈悉有灼見？良以知人不易，知國尤難，非有虛懷明智，無由理解認識。憶一九一九年春，吾在英倫，時社會黨機關報晨鐘報主筆某氏，甫由俄回，在公開演說中，頗稱道俄國，英人譁然，詆該報經濟困難，受俄補助。當時讀其詆毀之辭，殊不謂然，以爲社會黨人皆以國士政治家自負，何至如是？顧於晨鐘報記載之是否正確，又無以証之。歸國之日，俄亂正熾，交通不便，未克往游，以事印證，至今耿耿，然而十年以還，英國社會黨，兩秉國鈞，其對俄政策實得力於當年之初步考察，由此足證往歲抨擊非難者之寡識。中國今日，需要俄國

智識，較英國十年前有過之無不及，願國人迄好爲感情抽象之論斷，鮮有實地調查研討者，本社不揣棉薄，願爲國人研究俄事之馬前卒，特倩社友曹谷冰君赴俄，周歷各處，奔走考詢，百日辛勞，略有造述，除登之大公報外，彙刊成帙，聊資紀念，以極短之時日，負空前之使命，以言完善，非所敢期，然而不偏不倚，好憎悉泯，則著者固已爲最善之努力，如果循此以開闢研討俄國之新意境，則內政之改良，外交之因應，或不無萬一之助，是則本社之大幸，不僅著者個人之光榮已也。

民國二十年八月二十日成都胡霖政之序於天津大公報社